

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廉与贪、爱与恨、生与死、情感与性欲的对峙与搏杀，构思精妙，故事独特，情节跌宕，悬念重重，惊心动魄，引人入胜。

【长篇小说】

国有银行

金融与商战纵横交错。从银行内部到烈火集团，从银行官员到底层百姓，展现了一幅金钱与权力博弈的当代画卷。

杨殿梁◎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47.5/1598

2008

国有银行

杨殿梁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有银行 / 杨殿梁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306-4949-7

I. 国… II. 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190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75 插页 4 字数 257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定价: 30.00 元

引子

崇祯十三年,大明江山已成崩溃之势。时年秋季,中南半岛最强盛的东吁国国王,莫名其妙进献来一枚异常精美的玉贝,让崇祯皇帝玩味数月,不得其意。

明清年间,贝币仍是中缅边地流通的主要货币。作为贝币的主要支系,玉贝的流通数量并不多。东吁国国王进献的这枚玉贝,更是罕见的稀世宝贝。黄昏时分,崇祯拿出玉贝,不觉心旌摇动,周身燥热难耐。细观其形,呈椭圆状的贝体小巧玲珑,细滑泽润,其背面清晰地弯曲着一个长发裸体美人暗影,两排暗褐色的槽齿从贝体正面中间裂开来,就像女人下体的神秘峡谷。此刻,崇祯才顿感这是一枚稀世奇物。

崇祯生性多疑。那晚,他抚玩玉贝,心想东吁国正在东南亚称雄,而大明江山却疮痍满目,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个强悍的东吁国国王岂会进献国宝?在崇祯充满疑虑的探询下,前来献宝的使臣才委婉陈明来意。原来大明王朝“秦淮八艳”的故事早已远播海外,惊闻天下,东吁国王在想入非非之余,便派使臣千里迢迢携宝而来,恳请崇祯“恩赐”其中一艳。

所谓来者不善。在灾役横行、战乱连年的崇祯十三年,为了秦淮河畔区区一歌妓,崇祯皇帝说什么也不愿去得罪这个东吁国国王。但是,秦淮八艳虽说都是风月场所卖笑的声色女子,却个个能诗善赋,个性刚烈,谁也不好说服,何况宠爱她们的不是才子便是朝中重臣。正在崇祯左右为难之际,有人进报,说那个被贬回家已近花甲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张灯结彩隆重迎娶年仅二十有四的秦淮八艳之首的柳如是为妾,遭到宾朋唾骂,并以瓦块什物投掷彩船……

这个钱谦益被尊为文坛泰斗,而且还是久负盛名的收藏家,因贿赂朝中重臣,于三年前遭贬回家。想到此,崇祯又取出一枚布币、一枚刀币、一枚环形币,一并随

那枚玉贝使人赐予钱老头子,并传口谕,要他及后代子孙,以四枚古币为体,潜心搜集天下泉币。同时,要柳如是以大明社稷为重,南下赴东吁“和亲”。殊料,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不久便攻陷京城,此“和亲”一事便不了了之。不过钱家后代子孙,并未忘记崇祯皇帝的旨意。于是,搜集泉币便成为钱家十几代人毕生的“事业”。

后来,这枚玉贝又流失于一个名曰河边市的地方。这是一个地级建制市,很多享誉华夏的历史文化名人以及他们的优美传说,都出自这里。但是,河边市民最引以为豪的却是“关老爷”。缘由是手持青龙偃月刀的美髯公关老爷,就出生于距河边市二十余里地的一个小村庄。

到过河边市的游客,对位于市中心那座高大威猛的关老爷铜像,都另有非同一般的感受。关老爷座像下面,便是斐然晋秦豫三地最大的泉币交易市场。这里,常年坐着一个银须飘扬的老头,叫钱不二。据说家中藏品,几乎囊括了泱泱华夏几千年来流通过的所有泉币,却又找不出一枚重样的。于是,钱不二的名号才十分响亮。

直到步入新世纪,钱不二仍然端端正正坐在这里。作为名震晋秦豫三地的泉币收藏家,他却从不与人交易泉币,让很多人甚是不解。不过每到央行发行了纪念币,他都会收藏一枚,却绝不多收藏一枚。仿佛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这里,就是等着央行发售新纪念币。

有知内情的人私下悄悄说,在他家中的币藏中,少了四枚珍稀古币。一枚是货币的鼻祖玉贝。在泉家眼里,贝币的收藏价值并不高,倘若是贝币之王,却要另当别论。一枚是铸于战国早期的安邑二斤布,在当时这是一种叫“钱”的劳动工具,至于后世把货币通称为钱,其中寓意自然十分丰富。也可谓是一种寄托罢!一枚是铸于东汉王莽时期的金错刀。其品形小巧玲珑,十分精致,据说当时铸造量极少,而今存世更难寻其二,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一枚是秦并吞六国征服天下后,铸造的秦半两,应是最早的环形币之一。所谓环形币,就是麻钱了。其外圆内方,取天圆地方之意,就是把天下都浓缩在一枚小小的麻钱里面了。钱不二微微合拢眼睑,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地整日坐在这里,就是在等待四枚古币的出现——



第一章

.....1

钱不二要等的四枚古币,是本书主人公林明烨的家传之物。几年前的除夕夜里,乡下的父亲把四枚古币交给林明烨,煞有介事地说道,那年也是个除夕夜,有个乞丐饿昏在咱家门前,你爷爷舀了一大碗玉米糊糊,泡了几个刚煮好的饺子,等把乞丐喂活了,乞丐就从怀里摸出四枚古币,非得要塞给你爷爷,说是付的饭钱。当时,林明烨这样问父亲,那是一个连乞丐讨饭都须付钱的年代吗?否则,人家就不是乞丐,或许只是一个落难过客呢。父亲却坚定地地点了点头,那就是一个乞丐。他死去活来以后,方才明白,再多的钱都抵不了一条命。林明烨端详着手里的古币,父亲又说,咱家世代清贫,是没有啥传家宝宝贝的。据你爷爷讲,这四枚古币想必会有些来历,否则人家也不会拿这破玩意儿酬谢救命之恩。

从乡下过完年,林明烨把古币带回城里,小心珍藏在书房的书柜里,平素从不示人,怕被别人嘲讽为几块废铜破铁。

平时,林明烨也常玩味这四枚古币,且有不少惊奇发现。昨天,他和妻子平静躲在房间神秘兮兮地抚摸了一阵,说那枚像母性生殖器一样地戴在远古人类脖子上当饰物的贝壳,怎么就是最早的货币?而且我们经常说的所谓的“宝贝”,究竟是源于这种最早的贝币,还是源于对女阴的崇拜?再是春秋时期的那种叫“钱”的青铜农具,作为货币的代名词,却终于窥探到了最为朴素的人性。而刀币要宣示的理念,其实就是杀戮!圆形方孔的一枚小小的麻钱,谁说不是对货币且也是世界的一个充满灵性的总结?

不想平静以她习惯性的简捷明快的语言说:“这类问题应该交给哲学家、考古

学家、币藏家等人类中的智者去思索，你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先好好焦虑一下这四块废铜破铁究竟是不是文物，能不能换来几沓刷刷作响的钞票，以解燃眉之急。”

前些日子，林明烨的父亲肚里忽然检查出一颗晚期肿瘤，这的确是一件火烧眉毛的事情。就此，林明烨已焦虑地向主刀专家咨询过了，割掉父亲肚里的那颗晚期肿瘤，手术、化疗、放疗等费用前后大约要五万块钞票。对一个还有七八万住房按揭贷款的小人物来说，让他上哪儿去再弄这五万块现钞？于是，林明烨才开始打起了爷爷留下来的四枚古币的主意。其实林明烨也不想卖掉它，毕竟是祖宗的传家之物嘛。但是，父亲肚里偏偏长出来一颗恶性的晚期肿瘤，是治病救人紧要，还是守着这几块铁疙瘩宗业紧要？

林明烨是一个小人物，他身边有两个大人物。按说父亲肚里的肿瘤都晚期了，治疗的意义已经不大，但是，长期与大人物生活在一起，小人物的个性里面也就有了不少大人物的个性。在这种大人物的个性的影响下，林明烨觉得不采取先进的治疗措施，回到乡下见到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就很没有脸面。在他们眼里，林明烨当年可是这个城市的高考状元，而且现在又于某国有商业银行在河边市开的分行做事，据说还是这个分行最有前途的年轻职员。

再说让林明烨患上这种大人物病的两个大人物，一个就是该国有商业银行河边分行的一把手严必能，一个也绝对算个人物，是这家分行里面的更具体地管他的办公室主任权克俭。在河边市，这俩大人物说大也不算怎么大，说小也一点儿都不小。说不算怎么大，是河边市这种级别的人物也有几百上千。说一点儿不小，这几百上千号人物在几百万的河边市民中岂能都不算个人物？

在普通公民的传统思维中，严必能这个河边市分行行长职务，相当于县处级别。但是，与河边市委、市政府及其管辖区内的其他县市的同级别人物相比，严必能的知名度及其影响力却要大得多。在河边市金融界，论年龄，论资历，论经历，论经验，论手段，严必能都是绝对的一哥。何况，河边分行又是河边市最大的一家国有商业银行。有数百亿的信贷资金由严必能切割分配。给哪个领域或哪个县市多贷些款子，这个领域或县市便容易出政绩，分管这个领域的官员或县市长当然就会提拔得比较快。因而，河边市行政辖区内的十几个县市党政主要官员，几乎见了严必能都是称兄道弟地拉手套近乎。至于各类公司企业商贾店铺的董事长、老板、总经理，哪个敢不把严必能奉为财神爷？何况，银行又属中央直属条管的金融企业，平时干什么不干什么独立性很强，根本不受地方党政部门的约束。因而，就是

河边市委、市政府的党政一把手见了严必能,也得格外亲切地拉手寒暄,另眼相看。那么,在河边市严必能算不算个人物?

至于也绝对算个人物的权克俭,先不说他这个办公室主任通常就是行长班子梯队中的最有希望的人选,就仅每年用于接上迎下吃喝拉撒装扮门面的上千万元花销都得经他的手报销这一点,就够得上是个厉害的人物了。何况,在河边分行上上下下,谁敢不拿办公室权主任当个厉害的角色?

除了两个大人物之外,还有一个比林明烨还小的人物,叫小伍。这个小人物与林明烨坐一个办公室,林明烨是一秘,他自然就是二秘了。四个大小人物中,小伍应是最小的人物。但是,这个最小的人物,让分行机关上上下下当然包括林明烨都得刮目相看。好像在不久以前,分行机关忽然传说,与小伍热恋的那个女孩子就是本市第一富豪——烈火集团董事长田少农的亲外甥女。

田少农虽是北阳市人,但是在整个河边市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北阳市是河边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蛰伏于东山山脉南麓的山脚下,距河边市八十公里左右,是一个很有名的能源市,地层下面蕴藏着丰富的煤田,该市便得天时地利之便,冶炼业十分发达,并于数年前就跻身全国百强市县之列。据《河边日报》消息称,北阳市进入福布斯排行榜的老板就有四个,那个田少农当然是这四个富豪中的一个。如今他的烈火集团不但是一家超级民营企业,而且也是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田少农的头衔很多,如工商联副主席、省政协委员、河边市政协副主席等等,前不久刚被胡润福布斯推上了华人榜并跻于第十七大富豪之列。

此时,林明烨把四枚古币画在纸上,递给小伍,说道:“我有四枚家传古币,估计是文物。”

小伍接过那张纸片,不停地眨巴着眼睛问道:“很值钱的,是吗?”

林明烨摇了摇头,说道:“不知道能值多少钱。不过我要给老爸割掉晚期肿瘤,需要很多钱。”

小伍说:“想卖掉它?”

林明烨点了点头,半开着玩笑说:“韵儿她舅舅那么大一个富豪,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兴趣。”

韵儿就是小伍热恋的田少农的亲外甥女,由于经常来办公室找小伍,与林明烨也挺熟的。小伍把头晃了几下,说道:“韵儿她舅舅的兴趣啊,只怕永远都陶醉在怎么多贷款上项目那里!收藏文物这个雅好,他们这种富豪有吗?”

这段时间,田少农准备在烈火集团建一个更大的钢炉,据说存在十几亿的资

金缺口,便经常光顾分行找严必能严行长跑贷款。这事分行里面谁都知道。其实这么多年来,河边分行坚持不愿与田少农的烈火集团建立信贷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七年前,田少农借破产为名,成功逃废过两亿银行债务。这笔债务的债权,曾经就归河边分行所有。对这样一个不讲商业道德的企业家来说,河边分行还会贷款给他吗?

林明烨抬头望了望窗外,自言自语说:“要过年了,田董跑贷款项目,能不借此疏通渠道?譬如把这几枚古币买了去送给严行长,就挺不错。”

小小伍急忙摇着头说道:“林哥,你让我看这纸片上画的古币,不是想让我给你当中介吧。这忙我可帮不上。韵儿她舅舅现在只怕还不认识我呢。”

小伍表面看起来有些腼腆,其实日常行事不动声色,处理问题小心谨慎,因而经常能够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这时,林明烨笑着把那张纸片收过来团了团扔进纸篓儿,说:“我只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哈哈,晓得你帮不了这个忙。”

小伍说:“林哥,你去关老爷座像下面的泉币市场看看,那里可是晋秦豫三地最有名的泉币交易市场。”

林明烨笑得很复杂,他说:“这几日的核心工作,就是把那几枚古币卖掉,然后给老爸剜肿瘤。”

..... 2

过了腊月二十,大街小巷四处飘溢的年味越来越浓。这年味会让大人物们感到欣喜,也会让小人物们感到愤懑。林明烨也是愤懑的人物之一。

一大早上班,俩小人物坐一起窃窃私语说着怪话。先是小伍伏下身子软软地说:“林哥,这几日,严行长和‘拳头’等人物,收的礼品就像钞票一样。”由于权克俭是具体管他俩的头儿,因而俩小人物便笑嘻嘻地私下称权克俭为“拳头”。林明烨迟钝地抬起头,愤愤地说:“不光像钞票,还像垃圾。”小伍仍然软软地点着头。“是,是是。比垃圾还多。”小伍向来说话行事都是一副软软的样子,但是,他总能软软地说出一些令人措手不及的灰色语言。林明烨也喜欢用灰色语言说怪话,不过却从不说粗话。此时,便骂了一句非常粗的粗话:日他娘的BB冒泡,也不让爷们上他家去当环卫工。这样骂,是因为父亲肚里的恶性肿瘤,正一天比一天恶化。因而,他不光愤懑,还觉得悲壮。

他伏在办公桌上,一只柔软的手掌紧握一支削得十分锋利的铅笔,在一张白

净的复印纸上画着。这只手掌由于未能扭转过一次乾坤,他坚信是手掌过于柔软所致。不过柔软却灵巧,便有事没事总喜欢这样一边勾勒线条,一边排解烦闷。

他先是勾出一个权克俭的头像,再勾出一个像肿瘤的圆圈,把头像圈住,最后勾了一柄切向肿瘤的手术刀。正当他沉浸于自己的杰作中时,权克俭腆着肚子轻轻开着小步跟在严必能后面喊:“明烨,严行长要出去。”林明烨打了一个激灵,蹭地站起身把那张复印纸团了团扔进纸篓儿,拿着小本子跟在后面紧走了几步,追上去猫腰从权克俭手上接过严必能出门时带的黑皮包,率先赶到电梯口,用食指按了按电钮,一起乘坐落到底层,又紧着脚步走在前面推开楼厅的钢化玻璃门。这时,给严必能开车的小马已将那辆黑色宝马开上了楼厅口斜坡。林明烨先打开后门,等严必能与权克俭上去了,才打开前门钻进去。

车在关公大酒店门前刹住后,林明烨估摸肯定是调解华绒集团的事情。这个集团公司的前身是河边市国营棉纺厂,前些年虽说改为股份制,经营效益仍然不景气。因而,这个华绒集团公司早于数年前就被省行列入禁止贷款准入的企业。但是,河边分行有自身的现实需求,就变通关节,为其陆续签办了三千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今天刚上班,信贷处的焦运才处长急匆匆地来到严必能办公室,鬼鬼祟祟地说:“为华绒集团公司签发的几笔银行承兑,其中一笔五百万到期了,我们派人上门续签,那个牛丕牛总经理不予配合,理由是关公像塑公司拒绝为其再提供担保,所以他就无能为力了。”焦运才还特别补充,“据说那个牛丕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说白了就是要无赖。”

华绒集团公司是河边市的一个老牌国营棉纺企业。对此,严必能十分清楚后果的严重性。关像公司不再担保,那剩余的二千五百万银行承兑陆续都将到期,一起不小的金融事故眼看着就要酿成。接下来分行上下便会有一长串业务骨干受到总行高层十分严厉的责任追究……

如果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追究责任,每一个人都是冤屈的。在签办这几笔银行承兑汇票中,没有一个人藏有私心杂念,都是综合了企业的历史、行政、政策、地方产业经济以及银行等各方面的利益因素,并迫于现实考虑,由集体研究一致通过而做出的决定。事实也证明,给华绒集团公司把承兑汇票签办以后,该集团公司每年还可以归还七八百万元的贷款利息,否则,这个企业肯定早已破产倒闭了。

但是,银行的规章制度一向都是十分狭隘的,它不会取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更不会管你合理违规的价值以及所创造的效益,它只看你操作每笔业务的结果。此刻,面对焦运才一副假惺惺的面孔,严必能也无奈地叹息摇头:“这帮企业老

板啊,找银行融资时,跪地磕头让他们叫爷爷都行,一旦把钱弄到手了,一个个都是脾气恁大的白眼狼。我们总不能把他们一个个都起诉到法院搞破产吧。唉,这种经济道德环境,我们的银行业还怎么发展,怎么与国际接轨?”严必能说着把手摇了摇,又旁注了一句,“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于是紧拧眉头与焦运才商议片刻,便让焦运才从中安排,由他亲自出面摆平此事。

这时,焦运才已经把牛丕和关像公司的令狐总裁都约来了。一行人一起上了楼,进了预订房间,宴席的底菜已经摆上了。严必能特意要令狐总裁坐上首。一阵吵嚷推让,还是严必能坐了首座,令狐总裁和牛丕、焦运才等分两边坐下来。一圈人都矮下去了,林明烨与小马才在严必能对面最下首的位置落下了屁股。

林明烨拿眼珠转了一圈,觉得坐在这里实在微不足道。特别是焦运才把副处长西灿也带来了,而且坐在他上首,这让他的自卑感更强烈了。西灿论年龄才二十八岁,比他小五岁,至于工作能力,更无出众之处,凭什么就当了非常实惠的信贷处副处长呢?或许她长得天姿国色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她又是烈火集团董事长田少农唯一的儿媳妇。这个身份,应该也是她成为分行最年轻的副处长的重要因素。

总之,西灿属于那种天生尤物容易让人产生非分之想的女人。分行机关有很多男同事对她怀有叵测之心。可是,她骄奢的个性委实令普通人很难亲近,林明烨几乎对自己的非分之想不抱什么希望。她向林明烨和小马这边轻扫一眼,那双顾盼生辉的美目就开始在严必能左右流盼。

严必能威严地仰靠在椅子上,问一同前来的权克俭:“安排的什么酒!”权克俭心领神会地答道:“五十年陈酿的杏花汾。”牛丕随之对令狐总裁打着哈哈。“一千块一瓶,好酒,好酒。这是专为您老上的。”

这桌菜就是给令狐总裁摆的鸿门宴,只要他答应为华绒集团公司提供担保,那笔承兑就可以顺利续签。所以说,这帮人的利益之躯都系于令狐总裁的一发之上。嘿嘿。不择手段拿下这个六十开外的老头,一切问题又会静悄悄潜伏下来。

为华绒集团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一直让这个老头子暗暗悬着一颗心。一旦华绒集团公司破产,他那个以制作关老爷像塑而遐迩闻名的公司,肯定就是灭顶之灾?这个公司,令狐总裁苦心孤诣经营了好多年,先是从手工作坊起步,靠滚雪球一步一步做大,目前已经是一家现代化流水线的民营企业,经营规模有七八千万元,银行贷款不足三千万元,现在却为华绒集团公司的三千万元承兑汇票提供担保,几乎就是把身家性命都压上了。这时,严必能先为令狐总裁敬了一杯,微微笑

着说：“狐老总啊，街心那座威武的关老爷纯铜座像，可是你们公司的鼎力之作。”

百家姓中，令狐算小姓，但是在河市就不是小姓了。距离市区二十公里处，有一个叫令狐的村镇，古时曾是战国名将魏颗的封地，后来魏颗的儿子就把父亲的封地改为自己的姓氏了。但是，复姓令狐叫起来总不那么顺口，当地人便习惯把那个“令”字省去，只称呼后面那个“狐”字。同时，令狐总裁由于年龄较大，加之为人处事德高望重，与之交往的人都愿意称他“狐老总”。这时，令狐总裁也哈哈笑着说：“就是这尊座像的品牌号召力，才让我那芝麻公司成了贵行四个A的企业。”

令狐总裁满脸沟壑纵横，粗长的眉毛雪白发亮，看上去是一个和善缜密、小心周全却又不失威严的老人。严必能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恭敬，此刻却又不得不寓意深长地说：“关老爷一生恪守忠诚信用，谈笑弈棋中刮骨疗毒，这正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业家、企业家们的敬奉之处。求关公，拜关公，于商人言也就是盼着能发财，能诚信交易，能免于被欺诈。”令狐总裁欣慰地应着，并粗着嗓门说：“我可是关老爷最忠诚的信徒。要说不讲诚信，那是他牛总，否则，他的企业岂会惨淡经营？”牛丕并不理会令狐总裁的朝讽，只管不声不响地夹菜。严必能又说：“关老爷在三国时期，本领不是第一，却受到世人的敬重。他死后，给予厚葬的却是宿敌曹操，同时还追封关老爷很高的爵位，这都是因为他忠义的个性。”

牛丕涎皮赖脸地抬起头来，说：“原来一直都给我担保，为何忽然变了卦。谁不讲诚信？狐老总。不，狐前辈，你说说看。”令狐总裁无奈地摇着头。“我那个小公司，怕了你们华绒集团公司啊！”焦运才亲近地伏向令狐总裁，笑着说：“救人于危难之中，方显英雄本色。您老专做关老爷塑像，感悟肯定深！”

严必能挥手打断其他人的插言，继续说道：“那个武艺号称天下第一的吕布，先是杀掉情同手足的兄弟朋友，后又为了争夺貂蝉背信弃义，杀了义父董卓，纯粹是一个不诚信、唯利是图的世俗形象。纵然空有一身本领，却落得四面树敌，众叛亲离，连广揽天下人才的曹操都说要捉住杀掉。造成这种截然不同结果的原因——就是吕布不具备诚信的优良品德。”

牛丕“嘿嘿”地指着令狐总裁在笑。“你狐老总靠关老爷发财，却做吕布的事。你说，担保的事你是答应不答应。”在众人七言八语中，令狐总裁摆着手垂下了头颅。“这次把那担保的圆印印按下去，我非得要送你牛总一尊关老爷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彩色精塑。”那牛丕连连摆着手，“不必不必，我办公桌早有呢，每天都烧香叩拜几遍哩。”

为华绒集团公司融资担保这事说妥了，焦运才站起身又倒了一圈酒，然后端

起一杯虚情假意地对着令狐总裁说：“只要那颗大印‘啪’地一声响，您老不光是救了我焦运才，更救了我们河边分行上上下下的一班兄弟。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严必能笑着用食指轻轻点着焦运才与西灿说：“狐老总既然应承下来，就不会反悔。马上要过年了，你们配合其他业务部门快办，好让大家都过一个放心年。”

.....3

酒足饭饱，严必能示意权克俭埋单。这桌菜是关公大酒店刚推出的“8688迎春大餐”，就是一桌菜八千六百八十八元，再加上酒水等服务名堂，估计过万了。牛丕觉得过意不去，就说一定要礼尚往来，非得再安排一些活动。说着把一众人拥着上楼去玩保龄球，还说玩完后洗花薰牛奶浴。正玩着保龄球，焦运才凑上来低低对严必能耳语：“烈火集团的田董晚上要去看您！”

这多年来，河边市其他各家银行都向烈火集团投放了大量贷款。河边分行之所以坚持不向其投放分文贷款，其间是有隐衷的。很多年前，河边分行曾给一个叫北阳市国营铁厂的国有企业投放了几亿贷款，这个厂子就是如今烈火集团的前身，而田少农当时就是该厂的厂长。后来，田少农大玩了一把破产游戏，把国营铁厂从河边分行贷的几亿款子悬空以后，几乎未出一分一毫，便又重新组建了这个烈火集团。正源于此，田少农才一直不好意思再找河边分行贷款。可是，如今河边市其他各家银行几乎把能够拿出来的信贷资金都投给了烈火集团，田少农再要寻求资本扩张，只有厚着脸皮找河边分行和严必能了。

虽说眼下严必能正卡着田少农的脖子，但是对于这个在河边市政界商界都吃得开的人物，却一点儿都不敢怠慢。再于私来说，小伍与田少农的外甥女谈对象的事情，严必能也晓得，加之刚才一起陪客吃饭的西灿又是田少农唯一的儿媳妇，有几次，田少农来找严必能套近乎，都是西灿领着引见的。以上种种因素叠放在一起，让严必能隐隐约约感觉到，田少农的套索又再次准确无误地抛过来了。

这时，牛丕过来请严必能下去洗浴，也回头对一直默默无语的林明烨和小马说：“你们也去吧。”林明烨说：“小马你去吧，我还有点儿事，就在外面等会儿，出来时打个电话。”说完后，夹着严必能的黑皮包下了楼，径直向街心那座关老爷座像走去。

痴迷收藏的人好像嗅不到漂浮在满街的浓浓的年味，只要能够挖到几枚上乘藏品，比过年还要高兴。林明烨悄悄靠上去，蹲在一个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老者摊前。这个老者正是钱不二，此时他微微合着眼睑，悠闲地晒着阳光，压根儿没把林

明烨放进眼里。

林明烨没趣地翻看着他的币册，装模作样地问道：“我有一枚古币，可以看看嘛。”钱不二慈善地笑着说：“拿出来，我瞧瞧。”林明烨从怀里摸出一枚通体透亮的翡翠玉贝，在手上比划着说：“这种贝币呀，可是最早流通的货币！”

除了手中的这枚玉贝，林明烨还把另三枚古币也揣在怀里带来了。四枚古币的品相都藏护得完好无缺。钱不二接过玉贝，仔仔细细研判了数分钟，又从怀里摸出放大镜端详了一会儿，便全神贯注地盯着林明烨：“小伙子，哪来的？”林明烨歪着脑袋佯作很痞的样子说：“祖上传下来的。怎么，有问题？”钱不二温和地将玉贝递回去，说：“不错，是一枚宝贝。”林明烨的心“突突”跳得很厉害，正打算问能值多少钱？钱不二慢悠悠地摇着头：“藏品无价，要看收藏者的兴趣。对有些人来说，它或许是无价之宝，对一个乞丐来说，它比不上一碗玉米糊糊。”

钱不二说出了“玉米糊糊”几个字，一下子让林明烨警惕起来。难道爷爷当年用那种很大的老粗瓷碗盛了稠稠一碗玉米糊糊喂饱了的那个乞丐，就是眼前这个老头？这时，他迅速把那枚玉贝收过来。不想钱不二又进一步探询：“除了这枚玉贝，你应该还有三枚古币。”林明烨下意识地摇摇头，又郑重地点点头。“是。它们都是好东西吗？”钱不二颌首笑着，其意不言自明。“那三枚古币带来了吗？”这时，林明烨便把另外三枚古币掏出来，小心递过去。钱不二拿在手中抚摸了一阵，才说：“还能看到这些宝贝，我老头子该回家了。”

很快又围上来几位人物。一个拿起玉贝瞧了一会儿，便相互传着看。有的说贝币并不怎么值钱，收藏价值不高。有的说这枚玉贝通体透亮，像女人的生殖器，能够令人想入非非，挺好玩的。争吵了一阵，钱不二才张起嘴巴娓娓述说，货币最初就是源于远古人祖对生殖器的崇拜。若干年前，靠渔猎为生的古人认为，生命不但源于生殖器，而且还须靠生殖器继续活命。因为他们捕食的猎物也一样源于生殖器。后来，他们发现鱼类等水族动物并非源于生殖器，而是从海水湖泊中直接生出来，那时他们还不知道鱼类产自于卵中，卵却产自于生殖器。不过他们在湖泊海岸发现了很多像生殖器一样的贝壳，认为那些游在水中的动物或许生于这些贝壳中，于是视这些贝壳为宝物，不是说宝贝吗？哈哈。作为一件饰物，这些宝贝也十分漂亮，而且古人认为，一旦有一天捕食不到猎物时，把拣拾到的贝壳放进水里，大约会生出鱼虾呢。再后来，逐渐地用贝壳便可以交换任何猎物，于是贝壳在四千年前，就演化成为最早的货币了。

钱不二一番精妙推论，让围在一起的泉友自叹弗如。此间，林明烨不停地摇

头,又点头,因为有人说这枚玉贝不怎么值钱,他颇是不服气地说:“这么久远的一枚古币,算得上文物了。这年头,文物都能卖个好价钱。”钱不二笑眯眯地说:“小伙子,它可不是一般的文物,更不仅仅是一件文物。哈哈,它可是货币之母啊。”

这时,一个自称张老六的中年人扳了扳林明烨肩膀:“留个电话,需要时互相联系联系。”林明烨狡黠地说:“如果需要,我会联系你的。”

说完后,林明烨便起身无聊地绕着关老爷座像转圈,一直转悠到下午五点多,别在腰间的手机才响了。小马在手机里说:“都洗完了,要吃晚饭,还在中午那个雅座。”他夹着黑皮包快步穿过街心,径直向关公酒店走去。进去后,菜都端上来了,就缺他一个人。林明烨对着桌子扫视了一圈,看到一个个面色潮润,容光焕发,谈笑风生。有人问林明烨刚才干啥去了。他连连点头“嘿嘿”笑着说:“有一枚古币,出去在关老爷座像下面让人瞧了瞧,说是值不少钱呢。”

这一圈人便要他拿出来开开眼界。林明烨先摸到了那枚翡翠玉贝,想起钱不二说它像女性生殖器。这是因为玉贝中间有一条槽齿,看起来就真的很像,摸出来怕难为情,毕竟桌上还有西灿嘛。便另摸出一枚,正好是铸于东汉王莽时期的那枚金错刀。这圈人轮着拿在手上看。转到西灿那里时,她看到这枚刀币小巧玲珑,很是精美,就放在胸前比划,还说:“当个饰物佩在胸前,挺有趣!”

..... 4

严必能家在省城,距离河边市三百多公里。明天是周末,按常规今晚肯定要回家,于是晚宴安排得就简单了些。吃完后,权克俭看了看表,刚过六点半,就安排林明烨和小马一起陪护严必能回家。

小马的车技,在分行机关绝对是最好的。从河边市到省城,小马瞪着眼珠子一口气在高速路上跑下来,通常就是两个半小时。这段时间,严必能一般都侧卧在后座上,听小马给他放北阳的眉户小戏。严必能虽然家在省城,小时候却是在北阳度过的。当时,北阳还是一个小县,是他父亲生活和战斗了大半生的地方。后来其父快退休时,才一起举家迁到省城。因而,对于北阳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甚至包括这里的人喜欢哼唱的眉户小戏,至今令他难以忘怀。

此时,严必能仍然半靠在车后座听着眉户小戏,不知不觉间,车就驶下高速路进了省城。小马的刹车缓缓踩下去了。严必能推开后面车门,小马已经抢先下去用胳膊护在车门顶部,防止严必能从里面钻出来时不小心碰了头。严必能昂首向前

走去。小马和林明烨打开车后壳,从里面取出几个礼品盒低头弯腰小心地跟在后面。严必能抬手轻轻按了按门铃,那扇厚重的防盗门“咕咚”响了一下,就开了。向里跨入时,林明烨细心看了看,总感觉这扇门很特别,而且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看电影上的阿里巴巴打开宝库的那扇门。

小马稔熟地领着林明烨将礼品盒放在另一个房间。这时,田少农带着几个人坐在沙发上已经先一步到了。

过去,林明烨只是在电视上、报刊上、杂志的插页上见识过此人,今晚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到他,感觉这个传奇般的人物要比媒体上的形象更丑陋不堪,但是却也比媒体上的田少农更有股子霸气。这种丑陋不堪的霸气,没有给林明烨留下好感。他觉得,这个丑陋的富翁身上的这股霸气,仿佛在向周围的人挑衅。这种富翁式地挑衅,别人可以容忍,但是,林明烨却以更具有挑衅性的行动加以迎击。其实,还有一件荒唐的小事让林明烨对田少农一直耿耿于怀。他还在上初中时,曾懵懵懂懂地暗恋过一个邻班的小女孩,后来这个小女孩在田少农身边做事,做着做着就被田少农弄上了床,后来据说替田少农扛了一件案子后,便神秘失踪了。

至于这个小女孩目前是死是活,或许除了田少农再没人晓得。于是,在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中,这两个男人的争锋,便成为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

此时,林明烨扫视一圈,看到还有一个胡子油兮兮的中年汉子,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紧挨“油胡子”坐着的是一个谈吐优雅的美女。就是这个毫不起眼的美女,始终将这两个你来我往激烈交锋的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并最终成为鹬蚌相争而得利的渔翁。

这个美女叫陶美今,她披着稍稍染过色的长发,一双杏眼十分灵动地左右顾盼,是一个乍一看就令人怦然心动的青春女郎,一个走到哪里都颇受人关注的焦点人物。

其实这个美女还很面善,她令林明烨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幻觉。于是拿眼睛偷偷探过去时,正与她偷偷摸摸也探过来的黑眸碰撞在一起,于是两双眼睛又慌乱地开始躲避。不久以后,陶美今便成为林明烨生命中最可靠的情侣。在他们的生活中,也经常会谈起田少农。一次,陶美今不解地问林明烨,田少农没招你惹你,你怎么初次见面就对他那样反感?林明烨笑着打诨,说他自己属于江湖中的侠客,而田少农太过于霸气。在侠客眼里,岂能容得下横行霸道的痞子呢?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此刻,严必能笑哈哈地亲自从饮水机里按了一杯纯净水,端给田少农。在河边商界,田少农当属头号重量级人物,而且在政界也颇具影响

力,这些足以引起严必能的高度重视。他十分友好地把水杯放在田少农眼前的茶几上,先寒暄了一阵。说他的童年就是在北阳度过的,至今在北阳还有很多旧相识。在回忆北阳旧事时,严必能又特意提到北阳人喜闻乐见的眉户小戏,还随口拉出一串在北阳甚至整个河边市都颇具影响力的名旦名角。

田少农早已获悉严必能喜欢听眉户小戏,便附和着聊了一阵,继而又回忆了一些严必能父亲曾在北阳工作时的片段。当时,这个严老爷子在那个还叫北阳县里也是领导班子成员,为人刚直不阿,是一位很有口碑的老党员。田少农自作多情地说,严老爷子那可是个大好人,北阳好多上点年纪的老人还都常常记起他呢。记得我上小学那会儿,那时候还是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队里收割小麦,严老爷子戴着顶草帽,亲自来到我们村与革命群众一起“龙口夺食”。哈哈。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大联合收割机,都是一个人握着一把镰刀挥汗如雨一把一把地弯在地里割麦,所以就喜欢说五黄六月是“龙口夺食”。我还清楚记得,割麦间隙,严老爷子把草帽坐在屁股下面,给围了一圈的群众讲故事。后来我听村里老人讲,严老爷子最喜欢讲旧社会他给地主老财扛长工的故事。

这样一阵寒暄,严必能被哄得十分开心。田少农便示意那个油胡子将一幅轴画递过来,“严行长,你看看这幅画。”田少农把画展开,严必能一边用手扶着,仔细辨认左上方的落款,轻声念道:“西湖夜泊冷——柳如是题记于降云楼。哦,清代的画啊。”田少农说:“电视台正在宣传一部电视剧,片名是《一代才妓柳如是》,我们集团正与电视台接洽,准备独家签播该剧。哈哈,这幅画,就是那个号称秦淮八艳之首的柳如是画的。”

林明烨估计这是一件价值不菲的藏品,拿到画市肯定能换不少钱。便想,田少农这家伙行贿水平真是顶尖一流!严必能唏嘘几声,才说:“好画啊,是不是很值钱?”

田少农不屑一笑:“一位友人送的。我从不喜欢这些画啊字的什么,便转送给您做见面礼。哈哈。严行长可别嫌弃!”

不想严必能却婉言回绝:“这种画肯定是藏品,我不能收。”

田少农摆手笑说:“清朝的字画,值不了几个钱。否则,我那位友人也不会慷慨送我的。”

田少农把那幅轴画卷起来放在沙发扶手边。严必能迟疑片刻,说:“如今一个普通名家的字画,少则都要千把块的。这幅画啊,你执意要送,我也不好驳回你田董事长的面子,就付你五千块吧。”